

## 橫龍街

麥樹堅

所謂「後來」，有大半我是逐少逐少聽取後裝砌而成的。雖不是甚麼重大秘密，但一直甚少談及。憑藉獨特的經歷，我找到憶記、保存的好辦法。

後來，外公轉工，因利乘便舉家從牛牯墩<sup>1</sup>附近的客家圍村三棟屋遷往橫龍街。新的住處在二樓，有鐵閘、大門，備獨立廚廁；客飯廳方方正正，長期放一張本土製造的可變形長椅，還有一張圓形摺枱。大得離奇的房間和客飯廳之間沒有門，只有木珠門簾和半呎門檻。房的一邊橫放兩張鐵製雙層床，另一邊放衣櫥、雜物櫃，還有空間放電視機、電冰箱、電風扇等電器，因此起居生活多在房裏。人多的時候，吃飯絕對是件盛事。把摺枱搬進房，加一塊大牌檯也用的圓形鋅鐵皮，十幾個人便能同枱吃喝。夜裏，兩張雙層床均睡滿人，帆布床和客飯廳可變形的長椅上再各睡一人，所有家庭成員都有專

1 一九六零年代，為遷就荃灣市鎮發展，政府將牛牯墩夷平。現址約為考评局的荃灣評核中心。

屬的夢鄉。夢裏不再迴盪夜香婆在圍村倒塔（清倒糞桶）的噪音；夜半內急按下廁所的燈掣，蹲廁泛着潔淨亮光。如廁後拉拉繩子，鹹水鳴啦啦迅即帶走髒物，門外的狗間歇咕嚕幾聲。

這樣的住處，在港督仍是麥理浩、東區走廊宣佈動工興建的年代，實在是很不錯的了。那天，由翁美玲飾演俏黃蓉的《射鵰英雄傳》仍未開拍，不過地鐵觀塘線已通車——我失足仆進外公家的蹲廁裏。因為年幼，我趴着不敢呼救，在綿長的等待中，關於外公和橫龍街的回憶便定型為瓷這種物質。是瓷，不是玻璃，更不是塑膠、布和紙。我怕瓷，尤其在冬天。杯盤碗碟這些細件的日用瓷還好，盛了熱飲熟食自然會升溫，能取暖。但盥洗盆、馬桶、浴缸這些大件的衛生瓷隔晚便是荒野的冰，碰着真怕會凍傷。

那時候的橫龍街，白天熱鬧喧囂，夜晚卻荒涼無比。從外公家客飯廳唯一的窗戶往對面看，馬路的另一邊是工業大廈，貨車進進出出，是教科書用來詮釋「絡繹不絕」的上佳示例。這條五百公呎左右的街，兩旁盡是工廈，每幢工廈又有很多輕工業廠房，工人分成早午晚三更不停染布、紡紗、織布、車衣、裝嵌電子零件。聲音困在街裏，很擁擠，待入黑才陸續飛升消失。橫龍街是荃灣工業區的一條經脈，根本沒有住宅物業。

外公他們住的是員工宿舍，橫龍街公廁二樓的政府清道夫宿舍。

每逢周末，爸媽都會把我從老圍村抱到橫龍街。我們穿過石圍角路、街市街、沙咀道、楊屋道……或走過大河道、眾安街。那時候楊屋道對開已經是海，黃黃綠綠浮着垃圾的海面便是藍巴勒海峽。轉進橫龍街的那個彎不是容易拐的，若鼻子太靈敏、太脆弱，會立刻被混和塵垢、金屬、塑膠、汽油、染料等味道的空氣噙着，咽喉有一刻痙攣。當嗅覺和聽覺同時受威脅，急步衝上通往二樓宿舍的樓梯是人之常情，可是強力清潔劑的氣味會穿透肌肉直接嚙咬神經線。人到中年，我鼻子和耳朵開始遲鈍，差不多遺忘橫龍街的紛紜了。幸而這些感官體驗有重生機會，譬如行經五金舖、貨倉、熟食檔或車房，半截袖珍版的七十年代橫龍街就在鼻腔裏、耳道內屈折。

氣味和聲音易有雷同，但外公家那片水泥地則無法再遇。工業區多塵，用濕布擦過桌子不久，用指頭輕輕一揩，夜空中便殞落一顆彗星。勤力打掃鐵定是徒勞，那種塵是比沙子略細那種，黑色。誰赤腳在外公家走兩三步，腳板就像上了墨汁，可以拓在白紙上留念了。故此，沒有人會在外公家脫鞋，至少都得趿對人字拖。因為地太髒，我只准在孤島一樣的雙層床午睡或發呆。大家見我悶，都會想辦法逗我：錯把荊冕堂<sup>2</sup>唸作

2 荊冕堂（Crown of Thorns Church）在大窩口道和德士古道交界，為聖公會教堂。

「刑免常」的二姨教我唱路家敏的兒歌；細姨偷偷請我吃金龜嘜魷魚絲。細舅父有很多玩具，曾示範怎樣玩那條黏黏的黃色蚯蚓——只要信手拋在門上，它就會貼着平面一跌又一跌，執着向地板進發。他不讓我碰他的玩具，但會帶我去買汽水。太古汽水廠就在附近，很容易就聽到玻璃樽碰撞的朗聲。

對我來說，外公使用的語彙詭怪奇譎，是無法解明只可硬記的。好些需花工夫尋找本字，卻仍然不見得準確：他叫細姨做「族蠡豬」<sup>3</sup>，怨外婆為小事「佛起塊面」，阿堅午睡醒來會「發恟愁」<sup>4</sup>；想深一層會無奈苦笑的歇後語「食豬紅屙黑屎」、「鷄哥命」、「屎坑旁邊食蕉」<sup>5</sup>。關於「冤崩爛臭」的便溺，他用字精準微妙：尿臭是「胺」<sup>6</sup>，屁臭是「薦」<sup>7</sup>；替代「小解」、「出恭」、「如廁」的詞語可以鄙俗得令人掩面。這些與排泄有關的字音和字義面臨失傳，鎖定的最佳方法是走出外公家往右拐，男廁便是這些詞語的準確說明。六、七十年代，香港公廁採用水槽式設計，我踮起腳望入廁格，水在烏黑的坑道內潺潺

3 孔仲南：《廣東俗語考》（上海，新華書店，1992年），下卷頁60。族蠡，原讀為族裸，訛變為沙撈，指有皮膚病的豬。

4 同上，下卷頁12。恟愁，音脬豆，無精打采之意。

5 這三句俗話意思分別為：立即見效、吃完就拉及難以開口。

6 孔仲南：《廣東俗語考》，上卷頁33。胺，音壓，敗肉的臭味。有人認為寫法是「餒」。

7 同上。薦，音淵，萎敗食品的氣味。有人認為寫法是「慙」。



流動，不時閃現銀白的水光。不難想像穢物在水裏翻滾，不難想像使用時會應聲濺起水花，以及不經意看到從「上游」漂泊而來的……幸而宿舍內的廁所是蹲式的，不然那天我「遴遴迤迤」<sup>8</sup>滑倒的後果不會是以龜的角度呆住。

這個以廁為鄰的宿舍，當然帶來不少尷尬，卻實實在在是外公及家人生活的據點，是某種命運的根苗。外公每日從樓下車房推車清掃荃灣，我媽就在斜對面工廈的工廠當裝嵌女工。生產線旁，她認識交遊廣闊的阿爸。阿媽至今還笑阿爸戒不掉上海話口音，永遠唸不準廣州話的入聲字。碰巧我媽的名字含k音，阿爸怯生生撥電話來約她出街，忙着煮飯的外公執着木筷子從廚房走出來接，不止一次眯起老花眼說：「冇呢個人，打錯啦。」

婚後阿爸的廣州話寸進，但仍未能唸準韻母oi的字，顯例為他教我叫那頭不常在外公家的烏嘴狗做阿雷(loi<sup>4</sup>)。旁人以為這頭狗是惡犬，又或者有甚麼異能要冠名雷電的雷，其實牠只是條普通不已的唐狗。阿媽憶述，有日傍晚這條狗倒在公廁外，外公見牠「癱爛鬼命」似乎快將死在那兒，就急忙上去舀點冷飯剩菜敷衍牠(更傳神的意思為「死遠少」)。沒料到牠

8 彭志銘：《廣東俗語正字考》(香港：次文化堂，2009年)，頁19。遴迤，音論盡。

吃後轉投門下，骨頭、菜渣、麵包皮一攬包收。可是這頭饞嘴狗尸位素餐，絕不是稱職的守門犬，外公常說牠只顧四處逛，「快活過豬仔老竇」<sup>9</sup>，無怪舊相冊裏找不到一幀有這條狗的相片。以前的人相信自來狗等同好意頭、吉利，於是大家就喚牠做阿來(loi<sup>4</sup>)，寄寓「好運常來」，運轉乾坤。我見到阿來的時候不多，比在電視機看到神犬拉西的機會少。除了自來狗，外公還在公廁門口拾獲自來龜，牠同樣是吃剩飯餅碎，不過有幸住在灶邊的去水溝，而不是鐵閘外的一片髒地。

阿來偶爾很晚才回來要飯，故有「saau<sup>3</sup> laap<sup>3</sup>狗」的稱號。直至阿來兩晚都沒有回來，外婆覺得不對勁，「打鑼咁搵」，直喊到福來邨、南豐紗廠<sup>10</sup>那邊。有街坊說漁農處捉狗隊來過，捕獲很多沒有戴頸圈的唐狗——也許阿來就在狗房等人認領。但外婆沒有請假去狗房查明真相，外公沒有哼聲，照舊忙着煮飯。至於無名的自來龜，下場是活生生被燙死——外公忘了牠在水溝，焯完食材就順手將沸水往那處倒。算不上寵物的兩條生命，就這樣奇怪的來，匆匆的去。

廚房很大，容得下六、七個成年人，但煮飯總由外公忍着

9 真正意思不詳。估計「豬仔老竇」(雄豬)只用來配種，生活較優游而引伸為快活。

10 南豐紗廠有好幾期，分佈於麗城花園、翠豐臺的現址。



酷熱一力承擔。他做過很多工作，養豬種菜、踏單車賣冰條、替人煮飯……掃街，樣樣差事都必大汗淋漓，彷彿工作本身就是大汗淋漓。汗流得多，就想吃鹽，嗜鹹。吃可以很隨便：偶爾外公太忙趕不及買菜，就買幾角錢新鮮豆腐花，教大家沾醬油下飯。但認真起來，除了湯，他煮甚麼都下醬油，菜式定必啡啡黑黑。他煎的醬油雞翅膀雖然乾、瘦、硬、鹹，味道卻是外頭吃不到的，且保證能下半碗白飯。那些頓然寧靜的周末傍晚，十數人圍坐吃飯，啜飲、咀嚼有聲；一牆之隔，巨型水箱定時施放鹹水疏通尿坑。

橫龍街這街名，初聽覺得跋扈自恣，至少也是輶光養晦、蓄勢待發的，堪作富商、高官或名士的住址——然而它是荃灣輕工業的集中地，是個讓父母勤奮做工養活一家人的地方、是個讓子女拼命加班匯錢返鄉下供父母買藥的地方、是個給年輕人機會磨練博取成就的地方……橫龍街，名不符實，不高貴不驕矜，卻是那一代香港人表現偉大的疆域。是故，名與實的落差其實可一笑置之。外公改名的事很少人知，知道的也不覺出奇。他去掉名字中的「世」字，免得別人以為是大細的「細」，招惹不必要的譏笑、嘲弄。以名取人、以貌取人的故事萬變不離其宗，只是年代版本之別。有位當旅行社領隊的前輩，曾遇着一對衣著老土的母女，看她倆舉止異常慳吝，暗忖她倆花費畢生積蓄去這趟旅行，於是刻意多加關照。在啟德機場解散

時，謙恭的老太太問領隊要不要坐順風車，說她丈夫很快就到。領隊連聲道謝，心裏譏笑她丈夫開的爛貨車在九龍城拋錨了吧。那位太太塞了皺作一團的紅封包給領隊——連續劇看得多的人一定預知結局如何：一輛簇新的平治房車在母女旁煞停，司機像清宮太監畢恭畢敬撲出來搶接行李。平治颯離視線後，領隊打開紅封包，內有等同自己半年薪水的「謝意」。同樣是可預知的一種意見——只要掩上外公家的大門，所有氣味都隔絕在外，是零氣味。但如果硬要說有，除了外公味，就是自來水清新的氯氣味。

外公退休時，半數子女已成家立室，細舅父穿上警隊制服，細姨亦初中畢業。之後遷居葵涌邨，知道居屋開售，外公、外婆憑積蓄在屯門購置全新的單位養老。那單位的間隔委實不太稱心——推開大門，幾乎能直望浴室那道貌岸然的坐廁。每逢周末，大人興致勃勃打不准吃「雞糊」的麻雀，我模仿彩電螢幕中人唱「sayonara，忍着『尿』說一聲goodbye」<sup>11</sup>，差點把休班的細舅父吵醒。細姨帶點厭惡指油頭粉面的胡渭康比不上「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」的Alan Tam。阿爸的廣州話仍有進步空間，in 收尾的字持續走樣，例如「失眠」變成「失

11 本是小虎隊名曲〈忍着淚說 goodbye〉的歌詞，被我竄改為「忍着尿」。小虎隊成員有林利、胡渭康和蔣慶龍。

明」。大家在外公家依然全時間穿着鞋子，本土製造的變形家具還在用，醬油雞翅膀變成整隻淋滿醬油的白切雞。

幾年前，細姨傳來電郵，題為「我們的舊居」。隨函照片顯示橫龍街公廁翻新後（不知道是否拆卸重建）規模依舊：兩層高，偏左的樓梯通往二樓男廁，地下是女廁和儲物室。採取這種拍攝角度，或許事前經歷猶豫，終於豁達——現存所有家庭老照片都以近鏡拍攝，無法看出背後是一座衛生設施。幾經推敲，都只看出是一棟帶點髒的灰白樓房。然而，這份豁達又能否叫誰站於這幢低矮建築前來張合照呢？

許多年後有許多個夜，我駕駛汽車通過荃灣路，瞥見右邊閉目靜養的工業大廈後面，矗立着三組燈火絢麗的私人住宅。它們腳下，躺臥着橫龍街；街上，蜷縮着一所公廁。汽車飛越柴灣角攀上屯門公路前，我重溫上述瓷一樣的故事。瓷，那麼冰冷，木訥，真教人有不相往來的打算。若非意外跌進蹲廁，以五體投「廁」的姿勢與瓷接觸，我未必早早發現：瓷會肆意吮吸對方的體溫，讓人顫抖、不安。可是，溫差會逐步收窄，最終完全等同，然後黏住皮膚——過程或短或長。對於舊時外公的住處、職業、名字……縱有先後，但已經對誰都不再冰寒徹骨了，且感受到它的結實，盛載着難以名狀的甚麼和甚麼。

公路兩旁豎立多個引人注目的電子車速指示牌。那耀眼的數字，不單緩慢了前路，也恍然是「後來」的時間註腳。

## 太古城東小樹林

黃秀蓮

住在港島東區，不覺已二十年了，跟幼年扎根於深水埗的日子相若，而我對住過的地方，總是或淺或深地留下感情。

其實，這也是最自然不過的，出入其中，俯仰其間，那房子，那社區，路旁的大牌檔，街角的豆漿店，梯間的鐵皮信箱，暗綠色鋪滿塵的百葉簾……已悄悄躲藏在大腦記憶深處，只要輕輕觸發，立刻就從塵封匣子裏蹦跳出來，鮮鮮活活立在你跟前，還帶着氣味，讓你想上前伸手去摸一摸，呀，那不是幻像，是年深日久留下來的生活印記，如衣物器皿的舊痕，長在的。

在生活印記裏，有一道風景線，走過千遍，看過千回，依舊每次步入，就禁不住驚歎，神思亦化入其中。而這道風景線，不在遠方，甚至離家不過百步……港島東區，密密麻麻，人車爭路，有這個可能嗎？

港島四周碧水無垠，波闊水深，成就了海港商貿的機遇；島上是山城，山色鬱翠，你若在港島坐電車，不只看見山海之間聳峙了廣廈萬千，還在針插式的樓房罅隙間，窺見山石皴



文學·香港 —— 30 位作家的香港素描

主 編：羅國洪 陳德錦

封面設計：洪清淇

出 版：匯智出版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2A首邦行8樓803室

電話：2390 0605 傳真：2142 3161

網址：<http://www.ip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713 4675

版 次：2013 年 12 月初版

國際書號：978-988-12333-9-4